

海印寺 八萬大藏經

Ven. Sungahn(性安)^{*}

目 次

1. 八萬大藏經目錄學信息
2. 八萬大藏經的歷史及文化價值
3. 八萬大藏經製作過程
4. 海印寺之八萬大藏經奉安歷程和印經
5. 八萬大藏經的保存

1. 八萬大藏經目錄學信息

1.1 大藏經的定義

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一部分，一般包括全體佛教經典，意味著裝著佛教神聖經典的 3 個大籃子。阿育不同時期和地區又叫三藏、眾經、一切經、大藏等。三藏是梵語 Tri-pitaka Tripiṭaka(3 個籃子)之漢譯，包括

^{*} [韓國] Ven. Sungahn(性安), Dept. of Preservation, Haein-sa Institute of the Tripitaka Koreana(sungahn33@hanmail.net).

經藏(Sūtra-Piṭaka)、律藏(Vinaya-Piṭaka)、論藏(Abhidharma-Piṭaka)。經藏也叫法藏，是指佛祖的說法，律藏是指佛祖弟子的實踐規範和教壇的戒律，論藏又叫對法藏，是指系統研究經和律進行注釋和解釋的論述。

在中國自從隋朝以後基於印度的經典，結合中國編纂的文獻，稱作“大藏經”，南北朝以後叫做“一切經”。大藏經本來在中國翻譯、編纂的有權威的佛教經典，後來隨著佛教經典的地域擴散開始也括在印度和中國以外地區所編纂的經典。不進如此，除了經律論意外，還包含著“疏”以及有權威性的各種佛教文獻，例如後代佛教知識人的著述、佛教史書、傳記、詞典類以及其他佛教學論著和資料等。可以說包括在大藏經的範圍佛典的種類和分量隨著時代的流逝和地理上的擴散而擴大的。

1.2 八萬大藏經的名稱由來

八萬大藏經的名稱非常繁多。按照版刻時期、次數、刻經地點、板收出和收藏出的不同，有‘八萬大藏經’，‘高麗高宗官版大藏經’，‘高麗大藏經’，‘高麗大藏都監板’，‘高麗再雕藏經’，‘國刊板’，‘大藏都監版大藏經’，‘新雕高麗大藏經’，‘再雕大藏經’，‘海印寺大藏經’等各種不同名稱。最近，考慮“八萬大藏經”為遭到蒙古入侵，遷都于江華島之際，有創意地繼承已被蒙古軍火燒的“高麗大藏經”的傳統而發展的歷史文化背景，也叫“江華京板高麗大藏經”。於 2007 年 6 月，第八次聯合國教科文組之文獻遺產國際諮詢委員會上（6.13-15，南非普利托裡亞）以“海印寺高麗大藏經板及諸經板”的名稱登載於世界文獻遺產，但是“海印寺的藏經板殿的匾額上就寫著“八萬大藏經”。

1.3 八萬大藏經的結構體系

在海印寺的大藏板殿裡，有很多種國家機構、寺院、個人從高麗時代到 1958 年造成的木板。這些大藏經的全體構成和其名稱按照造成主體、地點、時期等分類。2007 年 6 月，第八次聯合國教科文組之文獻遺產國際諮詢委員會上以“海印寺高麗大藏經板及諸經板”的名稱將大藏經

登載於世界文獻遺產，其中“高麗大藏經板”就是“八萬大藏經”，包括1962年12月指定為國寶32號（81, 258板）的經板。諸經板項目裡面包括1982年5月以“海印寺高麗刻板”之名，制定為國寶206號（28種2724板）、寶物734號（26種110板）的以及朝鮮時代以後寺院和個人所刻的經板5, 987，也稱寺刊板、私刊板或者雜板。

但是這樣的分類和名稱並不是13世紀中葉製造“八萬大藏經”當時的構成體系，尤其是與現在包含在八萬大藏經裡面的兩種的構成有所出入。當時編纂的『大藏目錄』三卷（更函）可以知道當時的刻經計劃，決定版刻從天函（天：1號）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1-10到洞函（洞：639號）之『一切經音義』卷91-100的1, 498種經板（北韓解制本總1, 522種）。於是，13世紀當時大藏經分為『大藏目錄』目錄之內的經板—“大藏板”和『大藏目錄』之外的經板。大藏經板又叫原藏、正藏、正版，『大藏目錄』之外的經板可以叫“外藏”，13世紀中葉及期以後版刻的經板都歸納於此。現在納入八萬大藏經，命名為補板、副藏的“補遺板”16種（包括『補遺板目錄』）以及高麗時代所版刻的也稱寺刊板、私也可以歸納于“外藏”。尤其是補遺板有朝鮮高宗二年（1865年）海冥壯雄所編的『補遺板目錄』及納入其目錄的16種，而阿哲名稱也是19世紀中葉才命名的。況且16種經板當中『補遺板目錄』和燕山君9年（1503年）在海印寺所版刻的『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在朝鮮時代才製作的，由此可見補遺板可不是13世紀中葉起的名稱。於是海印寺所藏的所有大藏經板的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大藏”及“外藏”量大體系。

外藏還包括新羅、高麗和中國高僧的著錄，以及個人的詩文集和變相圖，也記錄著參與刻板事業之人和其史實，有很大的歷史文化意義。雖然如此，外藏重複收入3本“華嚴經”和“金光明經”等的經板類，需要更加精細的分類和檢討中工作。

1.4 各個經板的版本形態

八萬大藏經各卷的經板大致呈現如下的形式。第一張記卷載著卷首題（經名+卷次+千字文函次），該經典的漢譯者和作者名字，經典本文內容，第二張到最後一張的前一張收入了本文內容、板首題（經名+卷次+

千字文函次)或板尾題,最後一張由本文內容、卷尾題、板首題、板尾題,刊記組成。另外,所有經板都有邊界線,這個邊界線裡外中下段刻著1800條以上的刻制該經板的刻手名、法名。

本文的書體為歐陽詢率更體(又名大藏經體),第一張行字數為22行,各行有14字,第一張和最後一張以外23行,每行14字。不符合這樣的行字數的版本除了24行,每一行17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外共有11種、386卷、13,038張,占據8.2%。

以上大致的版式和書體基本上承襲了宋代的『開寶勅板大藏經』的形式,但是板制的張次表示字、本文的誤脫字和“避諱缺劃”以及刊記、本文內容有所出入。至於刊記,『開寶勅板大藏經』是以國號、年號、年度、版刻主體的順序寫著,如“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勅雕造”,而『八萬大藏經』像“干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干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雕造”以版刻時期、國號、版刻機構、版刻主體的順序羅列,兩者之間有所差別。八萬大藏經的刊記就像教藏(續藏經)的形式相同,以契丹年號、年度、國號、版刻機構、版刻主體的順序羅列,如“大安八年壬申歲高麗國大興王寺奉宣雕造”,八萬大藏經的刊記省略中國年號只用干支,在教藏上不用“奉宣”而用“奉勅”,表示13世紀蒙古侵略期高麗的自主對外觀、高麗國王的地位。

本文內容也有差異。現存的『佛本行集經』卷19第一張的本文三行的第三個字與『開寶勅板大藏經』的“繩”不同,『八萬大藏經』上寫著“蠅”字;本文最後一行第九個字,『開寶勅板大藏經』上寫著“特”,而『八萬大藏經』上寫著“持”。尤其是,僧統守其以13世紀中葉流傳下來的『初造經』、國內西院所傳來的版本、『開寶勅板大藏經』、契丹大藏經根據進行細緻的校訂,起腳定結果反映在八萬大藏幾個的經典上,可以說八萬大藏經的版本更為精確。這一點說明個別八萬大藏經板本的形式既繼承13世紀中葉東亞漢譯大藏經的傳統,又是使之創新、進步的佛教文化遺產。

2. 八萬大藏經的歷史及文化價值

2.1 版刻時期和其目的

『高麗史』卷 24 高宗 38 年 9 月戊午謂：“壬午幸城西門外大藏經板堂，率百官行香。顯宗時板本毀于壬辰蒙兵。王與群臣更願立都監，十六年而功畢。”由此記錄可知八萬大藏經的版刻始于 1236（高宗 23 年）終於 1251 年九月在江華京板堂舉行慶贊儀禮。純粹用在版刻『大藏目錄』和其目錄裡的“大藏經板”的時間應該是 12 年（1237-1248），但若包括設置主管部門、調動人力資源、籌集物資的事前工作、彙集經板及開催法會等的善後工作，整個工程應該花了 16 年之久。另外，按照『補遺板目錄』的記錄，歸入其內的經板當中有相當數目就於 1243 年至 1248 年以及 1250 至 1251 年製造的。

至於版刻八萬大藏經的目的，按李奎報之『東國李相國集』卷 25 雜著「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就是為了擊退蒙古侵略軍。據和“大藏”同時代版刻的海印寺所藏“外藏”的跋文所記，八萬大藏經的版刻目的除了擊退蒙古軍以外還祈願王室的安寧、國泰民安、豐年、普及佛法、往生極樂等。這樣的祈願儀式使得從國王、高層官僚、下層官僚等支配階層到一般老百姓等的俗人和各種宗派的高・下層僧侶都找到參與版刻八萬大藏經事業的理由和契機。

2.2 參加刻經項目的人

參與版刻八萬大藏經的人員其身份各不一樣。出身高的由王公貴族、到儒教知識人、下級官僚、鄉吏，低的到一般老百姓，高麗的整個階層都參與了版刻事業，佛教界各種不同宗派的高僧和一般僧侶都不分高下，分工協力。

●高宗：設置“大藏都監”和“分司都監”，主管版刻事業的進行、開始、善後儀禮的舉行。事後論功行賞，擔任整個事業的最高領導。

- 太子、公、侯、伯、宰、樞以及文武百官：參與開始和善後儀禮。
- 武人政權領袖：崔怡，崔沆：在政策上決定版刻事業並支持，實質性的統帥都監，物資援助，監督事業，參與開始和善後儀禮。
- 李奎報：撰寫「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建立版刻事業的理論基礎。
- 鄭安：付出相當的事業經費，捐贈完成的個別經板。
- 慶尚道按察使全光宰：負責晉州牧分司都監
- 華嚴宗麾下的開泰寺僧統、五教都僧統守其（守真）：負責經典校勘
- 華嚴宗麾下的首座、內道場殿主、僧統天其：負責經典搜集和校訂
- 比丘天旦：晉州牧分司都監之實務干事
- 舉上人：晉州牧分司都監之經典校訂
- 僧戒所有僧侶：信成、明覺（名卻，名各，名角）、了源（了元）
- 文人知識人進士：林大節，永衣（永義）
- 下級官僚：隊正、許白儒
- 鄉吏勢力：戶長中尹金鏈、戶長裴公綽
- 僧侶層：比丘、沙彌、和尚、道人。
- 參與寺院：符仁寺孝如、下巨寺、海印寺大升。
- 參與宗壇：華嚴宗，天台宗，瑜伽宗，迦智山門，闍崛山門。

這樣，參與版刻八萬大藏經的人員其身份超越特定身份、寺院、宗壇，相當多樣化。值得一提的是版刻事業是由於俗人和佛教界人士構成的教俗二元組織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維持並運營的。此一點表示八萬大藏經就是反映著13世紀中葉所有高麗人的全社會統合努力和意識的民族文化遺產。

2.3 擔任機構

為了版刻八萬大藏經，高麗王朝設置應運營了高麗國大藏都監（以下稱大藏都監）和其下屬機構高麗國分司都監（以下稱分司都監）的兩種臨時主管部門。大藏都監置於臨時首都江華京而運營的獨立機構，而分司機構置於如同晉州牧的界首官所通靈的地方設立運營的。

大藏都監的最高領導是國王，最高職稱別監由宰臣擔任，其組織體

系由佛教界和行政組織，即教俗兩元組織運營了。主要職務是統括整個版刻事業的行政財政業務，其下設立“中房（眾房）”、“東方”、“西方”等的版刻工作空間。據李奎報的『大藏經板君臣祈告文』已經早在 1237 年以前開始運營，應該是 1236 年設置的，據『太祖實錄』卷一太祖元年八月辛亥篇所記的要求大藏都監的廢除可以知道它至少存續於 1392 年。結束版刻八萬大藏經以後大藏都監一直維持版刻業務，1251 年刻制『東國李相國集』，1287 年 5 月刻制君如大師的『一乘法界圖圓通記』2 冊（至元 24 年丁五月，大藏都監板），由此可見這個時候它仍然有版刻業務。

分司都監由按察使主管，其下設立教俗兩元的事務組織，於中央的大藏都監維持很密切、有機的聯繫。開始的時候主要擔當充當人力資源和物資的業務，後來 1243 年左右或作完成經板的散出工作。尤其設於南海等地的分司都監還運營版刻空間了。至於分司都監的組織機構，有『東國李相國集』之「跋尾」以及海印寺所藏『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事實』卷 3, 38 張「全光宰志文」等記錄。分司都監也像大藏都監一樣結束本來任務以後一直維持了相當久的版刻業務，1254 年（高宗 41 年）刻制了『宗門撫英集』3 冊、『重添足本禪苑清規』2 冊及『注心賦』等。

2.4 版刻地點

大藏都監和分司都監其下屬設立了許多版刻空間，一般沿用了已有製作經板能力的寺院，如伽倻山下巨寺（下鋸寺）、海印寺，需要時創設新的工房運營了。

●下巨寺（下鋸寺）：刻手三旵、惠耳等人，於 1241 年（高宗 28 年）在下巨寺刻制『大方廣佛華嚴經疏』4 冊以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2 冊（以上是海印寺所藏經板），同年兩人刻制了至少 41 張、38 張的『大方等大集經經板』。

●海印寺：刻手大升於 1236 年 6 月在海印寺刻制『佛說梵釋四天王陀羅尼經』（以上是海印寺所藏經板），第二年和第三年在大藏都監又從『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 和『摩訶般若鈔經』卷 5 裡面刻制了至少 8、9 張的經板。

●新的版刻空間運營情況：在 1245 年（高宗 32）大藏都監所刻的『阿

育王經』卷1，第18張刻著“中房”漢立，同樣的經典，卷6，第14章刻著‘東房守聰’，同樣的經典，卷7，第20章刻著‘西金瑩’，由此可見當年在大藏都監下面至少已有中房、東房、西房等三所版刻空間。

●南海地區：由『宗鏡錄』卷27(富函)，第17章(海印寺所藏經板)所標記的刊記，如“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南海大藏都監開板”，可以知南海地區是晉州牧分司都監所設立的版刻地點之一。

2.5 八萬大藏經的歷史及文化價值

●蘊含豐富的當時淵源資料之文化遺產

八萬大藏經的內容除了佛經以外，還包括可以揭穿當時歷史和文化之謎的刊記、志、跋文以及至少1800個刻手名字，而這些資料為當時歷史、佛教文化、出版印刷術、韓國文學、目錄學方面的學問研究提供重要的資料，並且對復原高麗時代歷史提供淵源文本，而其價值可想而知。另外，可以活用於文化原型以及文化觀光等開拓實用領域之上。

●投影著當時高麗人們的克服民族危機和現實矛盾意志的文化遺產

13世紀中葉由於蒙古的侵略和長期以來武臣政權的獨斷、橫霸高麗面臨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八萬大藏經是在這激蕩的時代為了擊退外敵花了十六年的時間實行的國家及佛教事業而完成的民族文化遺產。

●反映著統合意識的文化遺產

八萬大藏經涵蓋了當時所有佛教宗壇都重視的全部佛經，由王公貴族、到儒教知識人、下級官僚、鄉吏，低的到一般老百姓，高麗的整個階層都參與了版刻事業，佛教界各種不同宗派的高僧和一般僧徒都不分高下，分工協力。這樣，八萬大藏經蘊含著超越不同的佛教思想、宗派、身份的社會統合意識的文化遺產。

●使東亞漢譯大藏經有創新地繼承並發展的文化遺產

八萬大藏經收羅了八公山的符仁寺所藏『高麗大藏經(初造大藏經)』和國內寺院傳世的、中國北宋『開寶板大藏經』及『契丹大藏經』等傳

到十三世紀中葉的所有高麗和中國的漢譯大藏經之經典全體構成體系、個別經板形式以及經典內容而繼承，同時使之創新、發展起來了。

●可起東亞大藏經文明的標準文本作用的佛教文化遺產

19 世界末到二十世紀出清朝和日本要製作『頻伽大藏經』和『縮刷大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時候，採取為核心依據。『縮刷大藏經』又叫『縮刷藏經』、『弘教藏』、『大日本校正縮刷大藏經』，以八萬大藏經為底本，於明治年間（1880-1885 年）用新鉛活字 5 號印刷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也是以東京增上寺所藏的八萬大藏經印經本為底本，從 1922（大正 11）到 1934 年用活字印刷。『頻伽大藏經』從 1908 年到 1913 年宗仰於頻伽精舍印了以『縮刷大藏經』為底本，用了新鉛活字 4 號。不僅如此，早在十七世紀八萬大藏經已經是漢譯大藏經的核心文本，給日本天台宗的宗存以的東京建仁寺所藏八萬大藏經為底本從 1614 年到 1624 年製造卻半途而廢的所謂『宗存版』的木板大藏經起了一定的影響。這種經板連個別經板的版式和刊記（干支藏大日本國大藏都監奉敕雕鑿）形式都效法八萬大藏經的體制。由此可見，八萬大藏經一直到十七世紀仍然尊崇為漢譯大藏經事業的重要、核心文本。

●經典校訂甚為精細的佛教文化遺產

八萬大藏經以傳到十三世紀中葉的八公山符仁寺所藏『高麗大藏經（初造大藏經）』和國內寺院傳世的、中國北宋及契丹的大藏經為根據，修訂經典內容的誤謬和誤字、脫字，力求校訂更為精確無誤。這樣的努力反映在開泰寺僧統守其所著而新納入八萬大藏經的『高麗國新造大藏校訂別錄』30 卷裡。『高麗經本超出諸藏記』引用了十八世紀初葉對照並校訂各種漢譯大藏經的日本學僧忍澄的“高麗藏者萬國無雙善本”之絕贊。八萬大藏經就是表示十三世紀中葉高麗佛教界在東亞社會上所擁有的佛教教學力量達到什麼樣的水平。

●保存狀態非常完好的文化遺產

八萬大藏經是當時所有經板製作技術和親自然、高科學保存技術的結合體，而克服了對內外的危機，過了 760 年之久，仍然保持得完好無損的優秀的佛教文化遺產。於是，八萬大藏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板本，

很完整地保存著十三世紀母版印技術的力量的實際。

●被指定為世界文獻遺產，成為全世界的佛教文化遺產

由於這樣的歷史文化上價值，八萬大藏經於 2007 年登記為世界紀錄遺產，承認為世界共用的佛教文化遺產。海印寺已經在 1995 年將海印寺藏經板殿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而得到承認，而在 2007 年八萬大藏經得到世界紀錄遺產的名譽，成為擁有兩項世界級文化遺產的民族文化遺產的寶藏。

3. 八萬大藏經製作過程

3.1 基礎資料搜集和校訂

八萬大藏經的底本有國本、宋本、丹本（具體說，舊宋本、官本、國傳本、國後本、丹本）以及國內寺院傳世本，華嚴宗開泰寺的僧統、五教都僧統守其（守眞）、首座、內道場殿主、僧統天其等人搜集基礎資料對此進行校對工作。其中國本是指所謂『初造大藏經』等，宋本是指『開寶敕版大藏經』等，丹本包括『契丹大藏經』，由此可見這些印經本在當時的高麗社會裡仍然存續。

守其奉高宗敕令擔任校訂負責人，與很多佛教知識人一起對所搜集的底本作徹底的校訂，修改很多誤・脫字的同時，通過活躍的討論決定了八萬大藏經從特定經典該採納什麼刪除什麼等。進行此過程，與佛經各種領域的專家進行協作，很精緻地校訂原本，決定添注塗改的內容。但是一些經典考慮當時佛教界的實情，不動原本。這樣的工作內容在『高麗國新造大藏校訂別錄』30 卷裡面記載了。

3.2 八萬大藏經製作過程

製造經板的過程如下。選木⇒運木⇒修木、除去木材的生長應力⇒

煮木⇒乾燥木材⇒板下本⇒貼板下本⇒版刻經板⇒裝端套，用銅版固定
⇒漆髹⇒印經

4. 海印寺之八萬大藏經奉安歷程和印經

4.1 奉安于海印寺

原本奉安于江華京的八萬大藏經運至海印寺的時期有幾種說法，大約有 1381 年禹王 7 年 4 月說（李穡，「送懶翁弟子印大藏海印寺」，『牧隱詩稿』卷 28，詩，以及李崇仁，「驪興郡神勒寺大藏閣記」，『東文選』卷 76，記）、1397 年太祖 6 年，丁丑年之（海印寺所藏『釋華嚴經教分記圓通鈔』卷 10，10 章，陰刻）等不同意見，但是一般認為八萬大藏經的運至海印寺的正確時期為 1398 年 5 月以後到 1399 年正月以前（『太祖實錄』卷 14，太祖 7 年 5 月丙辰，戊午以及『定宗實錄』卷 1，定宗元年正月庚辰）。其目的應為避開麗鮮交際時期倭寇的入侵，確保八萬大藏經的安全。

將經板奉安于海印寺的事情就是國家大事，於是《太祖實錄》卷 14，太祖 7 年 5 月丙辰條謂：“幸龍山江。《大藏經》板，輸自江華禪源寺。”，同年同月戊午條又謂：“令隊長隊副二千人，輸經板于支天寺。命檢校參贊門下府事俞光佑行香，五教兩宗僧徒誦經，儀仗鼓吹前導。”

海印寺實行印經活動也受到官府的經濟支援。1399 年太上王太祖用私財印經的時候，也使慶尚道觀察使提供經濟上援助（太祖實錄卷 25，太宗 13 年 3 月庚寅）。經板之由江華京到海印寺的奉安過程、在海印寺所進行的印經工作都是僧侶和國王、中央大臣、地方官、老百姓一起參與的，而且得到國家與王室的經濟援助，由此可見當時奉安經板和印經就是當時重要的佛教，而作為八萬大藏經這偉大的民族文化遺產的奉安地，海印寺的重要性和地位也提高了。

經板的運至路徑有兩種，第一是陸路運至。海印寺“大寂光殿”的壁畫上描繪著運至八萬大藏經經板的情景。運至行列的前排有位童子僧

提著香爐開路，其後僧侶們念著佛經引導後面的行列，僧侶們後面，有的小心翼翼的將包裝好的經板載於牛車，有的背著，有的頂著經跟隨僧侶們。我們推測，離開江華京到漢江龍山江的船，再經過南漢江抵達忠州，從這兒，像海印寺的筆劃，調動很多人員由陸路運送經板，到洛東江在將經板轉置船上到高嶺，從高嶺在由陸路運至海總的來海印寺。第二是，海路運至。《祖實錄》卷 14 太祖 7 年 5 月戊午條謂：“幸西江，觀全羅道漕舶”，這一天就是經板到龍山過二天的時候，由此可以推測經板有可能用漕舶運至南海，從高嶺由陸路到海印寺。總的來說，八萬大藏經由江華京西門外大藏經板堂-禪源寺-支天寺-海印寺（陸路+海路）運至的。

最近還有一說，經板在全國各地主要版刻處完成後，不全部聚合在江華京，而個別運送到江華京大藏都監和海印寺。實錄的經板移運記載應該是記錄保管在江華京禪源寺的部分經板的運至史實。這些學說根據與經板並沒有運送過程可能發生的傷痕或碰撞的痕跡，完好無損。

4.2 印經的歷史

八萬大藏經的目的即是印經本的普及，完成以後立即開始印經事業。可以推測 1251 年開慶贊儀禮之前已經開始印經，其後屢次進行了印經事業但是沒有有關記錄，無法確定。以現存的記錄整理印經歷史如下。

時期	版刻信息	奉安地區	記錄來源
1318 年 (忠淑王)	江華板堂	晉陽 斑城縣 靈峰山 龍岩山	朴全之,靈鳳山龍岩寺重創記), 東文選卷 68, 記
1338 年 (忠淑王復位 7)	崔文度	天和禪寺	金剛院 墨書識記
1381 年 (禹王 7 年 4 月)	海印寺	驪興郡 神勒寺大藏閣	李穡, 送懶翁弟子印大藏海印寺, 牧隱詩稿, 卷 28, 詩, 以及李崇仁, 驪興郡神勒寺

			大藏閣記，東文選 卷 76，記，以及日本大穀大學所藏八萬大藏經，李穡的跋文
1393 年 (太祖 2 年 10 月)	奉王命印經	演福寺五層塔	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1 月己丑，朝鮮太祖印經跋文
1399 年 (定宗 元年)	太祖于海印寺用私財印		定宗實錄，定宗元年正月庚辰
1413 年 (太宗 13 年 3-5 月)	海印寺	開慶寺，祈禱太祖的冥福	太宗實錄卷 25，太宗 13 年，3 月 庚寅，5 月丙午
1439 年 (世宗 21 年)	印經中途由台諫的邀請暫停	興天寺	《世宗實錄》卷 85，世宗 21 年 4 月己亥，辛丑，以及卷 90，世宗 22 年 9 月 辛亥壬子癸丑以及，卷 94，23 年閏 11 月辛巳。
1448 年 (世宗 30 年 7 月)	禁止大藏經私印		《世宗實錄》卷 121，世宗 30 年 7 月丁未
1457 年 (世祖 3 年)-1458 年	使慶尚道觀察使李克培、僧侶信眉、守眉印 50 部	奉安於各地名山巨大寺廟	《世祖實錄》卷 8，世祖 3 年、6 月壬子、戊午，卷 11，世祖 4 年 2 月辛丑，以及印成大藏經跋（金守溫跋）
1458 年 7 月	海印寺印經敬差官鄭垠奉獻給國王的 3 部大藏經	興天寺	《世祖實錄》卷 13，世祖 4 年 7 月壬子
1500 年	王妃愼氏		印成大藏經跋，黃嶽山人，

(燕山君 6 年)	為了祈禱 燕山君和 兒子的壽 福印經		學祖跋
1865 年 (高宗 2 年)	2 部	五臺山 上院寺， 雪嶽山 五歲庵	印成大藏經跋， 海冥壯雄述。
1898 年 (光武 2 年)-1899 年	如尚宮 崔氏所願 印 4 部	海印寺 通度寺 松廣寺	印成大藏經跋：曹始永跋
1915 年	總督 寺內正毅 3 部印出	京都，泉湧寺 (以後贈與 東京帝國大 學圖書館， 1923 年大地 震消失)，首爾 大，英國	印成大藏經跋：寺內正毅跋
1935- 1937 年	朝鮮總督 府	給滿洲國康 得帝給予 1 部 (滿洲國滅亡 以後消失)，妙 香山普賢寺	高麗大藏經印出顛末，朝鮮 學報 2 (1951)
1968- 1973 年	13 部	東國大學，東 亞大學，成均 館大學，中洞 高 4 部，日本 高野山寺，四 天王寺 4 部， UCLA 1 部， 英國 2 部，澳 洲 1 部	伽山李智冠備忘記

1980 年			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目錄（1991），273-297 頁。
--------	--	--	---

5. 八萬大藏經的保存

5.1 經板保存奧秘

760 保存的奧秘就在於作經板的材料-木材的特點。被砍的那一刻開始木的生命就結束，但是經板木材的壽命還能維持幾百、幾千年，因為木材不停的吸收和散發大氣中的水分，於是能夠好好兒的管理木材的水分能維持幾千年。高麗人為了延長經板木材的壽命研究了很多方法。將從製作經板的過程開始說明。

5.1.1 經板材料準備

製作經板用的木材看法以後，至少一年以上放在山上。這是消除木材的生長應力，防止木材裂開、彎曲的初步工程。木杆太重不好直接搬下來，在山上鋸開原木初步做木板運到版刻處。然後用鹽水煮開這些原木，這與其防止蟲蛀，不如預防木材裂開。木材的表面接觸空氣就立即乾燥起來，開始收縮，木材裡面卻仍含著水分幾乎沒有收縮。表面和裡面的水分差距引起木材的裂開。鹽有吸濕性，緩解表面乾燥的速度，減少裡外的水分差距，不會裂開。然後將經板板木以自然狀態置在通風良好的地方。經板有 3 公分的厚度，原來巨做板木的時候應該有 5 公分左右。這樣厚的板木以現在的技術也需要相當高的技術才能防止裂開，這個應該是需要相當細心、艱苦的過程。

5.1.2 製作經板

乾燥工程結束以後要製作能刻字的經板。經板的寬度有 24 公分，而這樣的木板應有往裏彎曲的性質。所以需要防止彎曲。八萬大藏經的經板用“마구리（經板端套）”有效地做到防止彎曲的目標。這端套又是

可以防止彎曲的重要部件，也是印刷時是提供操作方便的手套，另外保管經板的時候又起到隔開功能，不會使經板直接接觸，並且堆積經板的時候又能起到成為流通空氣的通道功能。

5.1.3 經板端套的科學

怎麼將經板堆在板殿裡比較有效呢？防止經板腐朽、蟲蛀是當然的，然後要考慮有限的空間裡放最多經板的方法，因為經板堂太大的話，費用也很高、而且不好管理。於是，古人想出來的方法就是做成書架一樣的多層格式，而用柱子連接各個經板架來支撐。

經板架在板殿的中央安置了一排，在其後面靠著壁面放置了一排，東西方向兩行橫排，中央的經板架前後有 110-130 米寬的通道，後面的經板架和板殿外部的柱子連接，而中央的經板架獨自支撐。經板架的每層橫寬有 156-160 公分，豎寬 160-180，高度有 53-55 公分，將經板豎著放，放完下一排就上面重疊又有放一排。經板的高度大約有 24 公分，重疊放上面只剩下 5 公分-7 公分左右的空間。一排能放 34-44 張經板，一層平均能放 80 張經板。

經板的厚度有 8 公分，經板端套的厚度有 4 公分，由經板架的前面看，各個經板緊密貼近看不見空隙，但是端套和經板有 1.2 公分的差距，往上面俯瞰就發現橫寬 2.4 公分豎寬 60-70 公分的長方形空間，經板架的最上層下俯瞰可以說形成了 5 段的排氣通道。由於這排氣通道形成板殿內會發生對流現象，能將板殿內的空氣上下對流，和板殿壁面的窗戶起的空氣的水平移動合作板殿內的空氣不停的循環，可以說是合理的自然空氣循環設備。

5.1.4 經板保管上的講究

多達 80,000 張得經板製作得再優秀難免有所毀損，例如腐朽、蟲蛀、彎曲等，但是 760 年保存下來，即使做了有效地管理，現在我可以敢說做到了“完美的保存”，當然部分經板有所問題，但是考慮大量的經板數量，這只是之又小的一部分而已。

製作經板的時候所發生的裂痕不作處理，會繼續往經板豎紋理的方向裂開，我們不難發現經常檢查經板的狀態，為了阻止經板的裂開想辦法的證據，就是裂開的痕跡下方刻一行橫線阻止繼續裂開，如繼續裂開的話，下面又做了同樣的措施，由此可見，古人對經板管理做了多麼大的努力。



5.2 大藏板殿的秘密

高麗時代匠人非常講究板殿的設計。首先要看板殿的結構，略偏西南向、並列建蓋修多羅殿和法寶殿中間各蓋了小建築物。

5.2.1 經板殿建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完好無損的保存經板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缺乏圓活的通風。經板原是木材不斷地吸取、散發大氣中的空氣，潮濕吸取濕氣，乾燥吐出濕氣，這樣的過程按不同的濕度和溫度呈現不同的情況，但是每年反復就可以看出按季節經板所含的水分大約維持一定的水平，這就是平衡含水率。海印寺一帶的年間平衡含水率有 15-16%，經板就適應這樣的含水率。海印寺境內最能維持這樣的含水率地方就是海印寺最上端、向西南方向、陽光充足的現在的板殿位置。

5.2.2 板殿的建築特性

修多羅殿和法寶殿都是為了保管經板而建造的，於是沒有裝飾，樸素之極。板殿在 60 公分左右的基壇上建造，在方形或無定形的自然石上豎柱，外柱是圓柱，有酒壺式構造，內柱之中中央的柱子是方柱。外柱上面做了“單工”支撐大樑，這根大樑又固定在中央柱子的側面，對面也是一樣處理，整個模樣呈現對稱。架在高高的中央柱子上面和左右的

大樑的中間有用小柱和大樑連接起來，內部的中央柱子上面又做了柱子和房頂的连接工作，確保建築的牢固。



修多羅殿后面窗戶

法寶殿后面窗戶



修多羅殿前面窗戶



法寶殿前面窗戶

這樣建築結構相當簡單，但是非常講究空氣循環。內部地面是土，將經板架橫向排列，中間留著充分的空間，確保空氣順利流通。板殿外邊的窗戶也是為了空氣的流通而設計的，由壁面上下方以及建築前後的窗戶大小不同力圖對流現象，是個非常巧妙的手法。板殿的前面在兩柱之間設置中坊，上下方設置了窗戶。修多羅殿和法寶殿的窗戶格式類似而大小不同。修多羅殿前面壁面的窗戶下面的比上面的大 4 倍，後面壁

面的窗戶上面的比下面的大 1.5 倍。至於法寶殿，前面壁面的下面的窗比上面的窗大 4.6 倍，後面壁面的上面的窗比下面的大 1.5 倍。板殿前後上下的窗戶之大小不同是為了什麼呢？這是古人能夠利用自然對流的科學技術的表現。修多羅殿和法寶殿有 30 間、195 平方木的面積，東·西寺刊殿都有 3 間 17 平方米，是個長方形的建築物。

板殿背向伽倻山頂峰두리峰，被갯대峰、丹芝峯，五峰山環繞著，面向飛鳳山。板殿位於海拔 645 米地點、向西南方偏斜。

板殿面向南方，後面的溫度比前面低，大氣的濕度高。於是，空氣由板殿的後面窗戶溜進在板殿內部留一會兒從前面排出去。空氣流入的時候含著濕氣較重而沉下去，於是下面的窗戶做得比上面的小一點，儘量防止濕氣的流入。但是外邊的空氣，在表高 4 米上下，濕度差距並不大，窗戶的大小差距只有 1.5 倍左右即可。板殿內的空氣吸收經板的濕氣，比進來時重了起來，會往下沉。為了順利而快從下面的窗戶排出濕氣，前面下方的窗戶做得比上面的大 4 倍以上。反過來，使變得乾燥而飄上去的空氣久留在板殿內，板殿前面上方的窗戶開得很小。

5.2.3 保存受難的克服

高麗朝鮮交際之時，八萬大藏經幾次面臨了保存環境惡化的危機，於是朝鮮的太祖決定將八萬大藏經較為安全的奉安于海印寺，遷移到海印寺以後，由於國內外的歷史危機屢次遭到受難，但是每次都好好兒地克服能傳世到至今。奉安于海印寺以後的受難歷史如下。

時代	克服受難內容
	根據《朝鮮王朝實錄》日本和琉球從高麗末期派使臣一直要求八萬大藏經，到朝鮮初期經常奉上土產物更加露骨地要求，直到世宗居然要求大藏經的經板。
朝鮮前期	1424 年正月倭通事尹仁甫、其弟尹仁始以及倭奴 3 名企圖掠奪大倉經板。 1437 年，世宗對應避免日本露骨的要求，決定將八萬大藏經遷移到都城附近，1440 年 9 月，在把經板運到興天寺的過程中採納左正言樸積善建議終止原來計劃。
壬辰	包括八萬大藏經和大藏板殿的海印寺的建築都避免壬辰倭亂的

倭亂 戰火。

在壬辰倭亂當時，在巨昌和陝川一帶義兵的僧兵和義兵死命捍衛了海印寺和八萬大藏經。

—昭岩大師(?-1605)統帥的海印寺僧兵

—松庵金沔、萊庵鄭仁弘。

朝鮮後期海印寺發生了屢次火災，但是八萬大藏經都得到保護，沒受任何災禍。

根據 1876 年 2 月退庵大師所撰述的《海印寺失火蹟》，海印寺於 1695 年（叔宗 21 年，乙亥）、1696 年（叔宗 22 年，丙子）、1743 年（英祖 19 年，癸亥）、1763 年（英祖 39 年，癸未）、1780 年（正祖 4 年，庚子）、1817 年（純祖 17 年，丁丑）、1871 年（高宗 8 年，辛未），總共遭到了 7 次火災，但是大藏經不受任何損傷。

1950 年韓國戰爭開戰，還隱私的八萬大藏經又面臨了毀滅的危機，但是能夠脫離這個危機。

1950 年 9 月仁川登陸作戰成功，北漢軍的退路杜絕，這時候被落伍的北韓軍躲到海印寺所處的伽倻山，1951 年美軍司令部決定 1951 年 9 月 8 號空襲海印寺，但是當時編隊長金英煥大領認識到八萬大藏經是韓國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認為不能為了掃蕩幾百個北韓軍而毀滅，而抗命，而在暴擊地點的上空旋回，終止暴擊。

5.2.4 現在的保存努力

（1）為八萬大藏經保存的進步過學術調查及研究

為了八萬大藏經和藏經板殿的保存從 1994 年 6 月為其 5 年開始研究調查，1995 年正月發表過初步研究成果。確保經板保存的完善首先對經板的具體保存現況建設了“經板數據庫”。“經板數據庫”所包含的信息是經板系列號碼、排列位置、經板尺寸、經板重量、板木的樹種、變形、生物學調查（微生物和昆蟲）、漆之成分分析、端套之金屬裝飾板及釘子的形狀等的關於經板的詳細內容。至於藏經板殿，做了各棟板殿的設計圖面，調查板殿柱子受損部位，畫和壁面詳細圖，以及對板殿內部的溫濕度以及粉塵成分調查等的措施。這次的調查以預防和保存科學的側面，檢討能確保經板的完好保存的綜合性保存對策，做到改善包括經板、板架、板殿在內的藏經板殿的環境而進行的。可惜的是，此學術調查及研

究 1995 年 8 月因研究經費的中斷而不能刊行已完成的最終研究成果。

(2) 八萬大藏經數碼圖像化以及基本資料 DB 化事業

自從 1999 年起,韓國的文化財廳和海印寺八萬大藏經研究院合辦“海印寺高麗大藏經數碼圖像化及基本資料數據化工程”,於 2008 年完成了所有項目。其目的為經板的原型保存、經板管理電算化、為了宣揚經板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全國人民之同感,以及找到向後保存經板的策略。於是具體做了一些工作,如整理經板排列圖、經板的諸元(表示尺寸,重量、功能、特點的數值)調查、經板數碼攝影、經板前後面狀態檢查、板架的解體和修理、修理經板端套、開發利用圖片和資料的管理軟件,對板殿地板做夯土工作,拆除新板架,設置報警設備。

5.2.5 向後保存計劃

21 世紀為信息化時代、也是國際化時代。奉安于海印寺的世界共用的記錄遺產-八萬大藏經是佛教信息的寶庫、韓國文化之世界普遍性之最直接的證據。

宗教經典、文學、哲學、科學、藝術遺產被指定為文化遺產得到保存之原因,是一個個都是蘊含著人類偉大的歷史和精神。韓國擁有辦完年悠久歷史,逐漸遠離文化傳統的現代,歷經無數國難和戰爭的戰火,仍不失去堅強的生命力的韓國文化的特性,現今世界化時代的成為一個新的國家競爭力,八萬大藏經就是能夠符合於此的好題材。尤其是,八萬大藏經蘊含著非常豐富的題材能夠開發多彩多樣的文化 contents 和文化旅遊資源,於是向後也要進行大眾化、實用化工作。所以首先要做原資料的系統整理、研究成員的組織,以致全面、系統的研究和文化原型 contents 的開發。在此過程裡,一定要想辦法找到歷史學、佛教文化、目錄學以及旅遊學、林業學等各方面專家一同參與的渠道。這樣才能做到配得上世界文化遺產之名的合理保存以及系統研究。

<參考文獻>

- 金潤坤,『高麗大藏經新解』(佛教時代社,2002)
- 樸相國,「大穀大學之高麗版大藏經」,『海外典籍文化財調查目錄』(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08)
- 樸相珍,『八萬大藏經物語再看』(雲松新聞社,1999)
- 崔然柱,『高麗大藏經研究』(景仁文化社,2006)
- 崔瑩浩,『江華京板「高麗大藏經」之版刻事業研究』(景仁文化社,2008)
- 崔瑩浩,『江華京板「高麗大藏經」之版刻擔任機構和版刻地』(碩堂學術總數叢書16)》(世宗出版社,2009)
- 樸泳洙,「高麗大藏經板之研究」,『白性郁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學論文集』(東國文化社,1959)
- 安啟賢,「大藏經之雕板」,『韓國史』6(1975)
- 吳龍燮,「由同願者看太祖2年印經考」,『書誌學研究』20(2000)
- 薑淳愛,「高麗八萬大藏經之版刻、奉安以及板架構成研究」,『書誌學研究』46(2010)
- 黃有福·陳景富、權五哲 翻譯,『韓中佛教文化交流史』(까치,1995)

<Abstract>

The Tripitaka Koreana ("Goryeo Daejanggyeong") wooden printing block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a priceless Korean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the 13th century. They represent the advanced level of Buddhist studies at that time and its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Tripitaka Koreana woodblocks also reflect the universal cultural values of 13th century East Asia.

I will first examine the philological aspect of the Tripitaka Koreana. Then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surveyed, including the time and places of its production, the supervisory organizations involved, and the purpose for its

production.

The meticulous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Tripitaka Koreana woodblocks will be summarized beginning with the cutting of log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Buddhist cano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making of the printing woodblocks. Then, based on textual evidence, their enshrinement at Haein-sa Temple will also be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iming of its production and the possible transportation routes used for its relocation to Haein-sa.

The Tripitaka Koreana has been prin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ursuit of both national and private objectives. I will examine for whom and how often it has been printed. Lastly, the measures taken to preserve the Tripitaka Koreana will be explored. Many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ir almost perfect preservation. Special techniques are evident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woodblocks, how the woodblocks are stacked on the repository shelves, and also in the 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repositories. Current research will be introduced which is being conducted to apply modern scientific techniques for their enhanced preservation and to better utilize the content of the Tripitaka Koreana in diverse cultural areas.

Key words: Tripitaka Koreana, tripitaka, Goryeo Daejanggyeong, printing woodblock, woodblock preservation

投 稿 日 : 2011.10.27

審 査 日 : 2011.11.11-20

確 定 日 : 2011.12.20